

夏天

◎周叶玲

傍晚，天色渐暗，原本是清亮明朗的日子，忽而，一阵太阳雨过后，给夜落下了正式的帷幕，大街上的霓虹灯映照着天空数落的星星，云动风轻。

6月是属于毕业季的孩子们，也是多年后我们将要怀想的。一年四季，春华秋实，数着，一圈，又一圈，我们曾经在红色的跑道上挥汗如雨，你追我赶，同学喊着，“加油！加油！”一路陪伴着，鼓舞着，一个人手中的接力棒，有时也会成为一群人“逐日”的狂欢，最终冲破终点线。儿时的“楚河汉界”，再长大些，等到了分班以后，就变成了“俩隔壁班”的一堵墙，我们走在同一个年级走廊，听着铃声，遇到过，笑语中，背向着，走进了各自的教室，再久些，我们会渐渐淡忘分班结果通知下来时全班寂落的场景，期末考试结束后，一行五个班级里人潮攒动着，依旧一同坐在电影放映的荧幕前，这是对半年以后告别仪式的预习，紧靠着，然后，我们将去向各自前程。

因为年轻，我们总是很容易忘记悲伤，然后朝气蓬勃地朝前，就好像那一年元旦晚会上我们跳着舞步一齐合唱的“少年”，曾在某个夏日热闹的海岸线，我们勇猛地拥抱着世界。

后来，不再固定的教室、永远不齐人的集体活动、不重叠的时间线，推着我们继续迈向不一样的未来，是我们每一个人生而不同的生命轨迹。学生社团合奏排演的歌声，硬朗的少年们踢足球，外籍教师带着金发碧眼的一对男孩儿，在沙池旁边玩耍单杠，场上挥拍的网球运动员……在夜色下，白灯把球场照得愈发雪亮，炙热的比赛，吸引了越来越多围观的学生们，以至于不得不清场，于是，我们干脆扒着绿漆色的铁网，在人墙中占着一道缝隙，看球，虽然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只是因为这里充满人气，他们的精神滚烫得像是之前的少年，又更加英气、炽烈些。

因为年轻，我们总是很容易感受到自由喜悦。有的时候，我们坐在椅子上，托着腮，低着头思考关于宇宙的数学奥秘，回忆老师在黑板上书写的方程式；有的时候，我们会挑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，三五成行，举着相机，用心捕捉花朵背后的光晕，好像要把花的娇艳芬芳也留住；有的时候，我们搭上渡轮，离开去到岛的对岸，那里树木成荫，鸟语花香，有羽状复叶交互对生的水杉排列着挺拔生长。这是青年们简单充盈的快乐源泉。

今年夏天，树的年轮在增长，蝉不知疲倦地鸣响，流年似水，烟火阑珊，我们还在光与热中编织着少年的梦。

“不能计算时间，年月都无效，十年有时也等于虚无。不算，不数，像树木似的成熟，不勉强挤它的汁液，满怀信心地立在夏日的暴风雨中，也不担心后面没有夏天来到。夏天终归是会来的，但它只向着忍耐的人们走来。

——里尔克《给青年诗人的信》”

所幸，26楼的秘书室，夏日从未离我而去，即便在寒湿的冬季，依旧可以感受到冬日的微煦，金色的玻璃窗，把阳光染的暖黄暖黄，洒进了屋里，连风都是。

如今，夏天到了。